

暗香

汪洋/著

暗香 An Xiang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

W0821



汪洋/著
暗香 An Xiang

作家出版社

... 7426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香/汪洋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3

ISBN 7-5063-2889-5

I. 暗… II. 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8859 号

暗 香

作者: 汪 洋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89-5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一个人的舞蹈

(序)

一直在梦想着逃离

在西南的那座小城，我每日浓妆艳抹，粉墨登场，在电视上主持着一些时尚的谈话节目或者是八卦的娱乐节目，似乎是引领时尚尖端的风云人物。

看起来很美，这是别人眼里的我，可是，生活中，我是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，总是在不经意间把角色演得很糟，面对一塌糊涂的现实束手无策。

每一个清晨醒来，面对满目灿烂的阳光，感受的只有苍白，只有深深的厌倦。在那些个辗转难眠的夜里，我时时感到呼吸困难，像一尾被困在水底的鱼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

是什么禁锢了我？是什么迫使我一定要这样身不由己地碌碌度日？

可不可以不要，可不可以，将眼前的浮华和羁绊通通舍弃，让我的心灵释放，让我，做自己灵魂的主人。

那个深秋的早晨，我静静地提起一口小皮箱，沉默地做了最彻底的放逐。旧有的一切，如新蝉蜕下的壳，被我轻轻然而坚决地放在身后，蜕变后的我，清新、灵动、飘逸洒脱。

去了北京

不知为什么，从见到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第一眼起，就有

一种类似乡愁的情愫在心里萦绕，至今无法释怀。而每一次逃离，北京总是惟一的选择。这些年，来来往往，不知多少次在这座城市短暂停留，又擦肩而过。

宿命一般，北京注定要成为我离开故乡后第二个栖居的城市，虽然，未必是我最终的停留之地。

和一个女孩分租了一个套间，我们各自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屋，共用一个很小的厅。虽然家徒四壁，简陋至极，竟也能安之若素。

干燥的气候让来自南方的我严重地皮肤过敏，脸上的皮一层一层地往下掉，双颊彤红犹如青藏高原上整日晒着烈焰的牧羊女。

我的身体实在是不适合做任何形式的远行的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总要经受诸如晕机、失眠、水土不服等等困扰。

可偏偏不能抵挡远方的诱惑，总是要一次次把自己从习惯的、已成惰性的环境里放逐。对于一颗丰富的心灵，惟有在路上，才能感觉脉搏的律动和生命的存在。

2

在这个以繁华著称的都市，过着一种深居简出，与世隔绝的日子。

一星期去一次超市，买回方便面、牛奶、速冻饺子、水果……全部的饮具，只是一口不锈钢的锅，所有的食物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通通扔进锅里一古脑儿地煮，简单至极。

北京的冬天，清冷肃杀，风“呼呼”地吹过来，在墙的缝隙间，发出凄厉的尖叫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不到五点，天就黑了下来，我倚在窗边，望着满目的萧瑟，不由抱紧胳膊，独自紧拥着、紧拥着……寂寞。

幸好有写作。

我带了刚起头的书稿来到北京，在心寒冷的时候，赶快打开电脑，把自己沉浸在写作的世界里，用文字取暖。

室友看我成天足不出户，穿着棉睡衣，素面朝天地坐在电脑前写呀写，惊诧莫名，常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。

她不知道，我的身子虽然禁锢在一方小天地中，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自由和奔放。

每日每日，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，我感觉自己轻灵妙曼得犹如落入凡间的精灵，柔媚入骨又清新飘逸，仿佛有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里飞出。

2003年4月，20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《走向彼岸——从河南放牛娃到美国企业家》顺利脱稿，并交付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同年七月，经责任编辑推荐，北京天润农影视公司购买了该书的影视改编权，签合同那天，我背了很大的一个包，用以装我的版税——那是我几年工资的总和。2003年岁末，小说《暗香》脱稿面世。
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放弃电视，为什么要选择写作这样一项清苦的工作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我只是觉得文字仿佛与心的距离更近一些，更容易抵达心灵，也更自由和洒脱一些。

繁华如梦，生命只是一个感受和领悟的过程。我愿意用心去抚摸世界，用文字去表达。一个人关在屋里独自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，寂寞无比却又妩媚至极。你不用看到我的面容和身姿，只要读懂我的文字，只要某一句话能让你有一点点感悟，一点点共鸣，在这个清冷的世界里，我们就可彼此了解，彼此安慰，不是吗？

01

九月，首都国际机场。

出口处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提着一只皮箱随着人流慢慢往外走，她有着一张清丽的面孔：象牙色的皮肤，两道浓密整齐、似乎完全没有做过任何人工修饰的眉毛，妩媚灵动的大眼睛，不算挺拔但秀气的鼻子，小小的嘴唇湿润丰满。比她的脸更为出色的是她的身材：高挑、苗条，骨肉亭匀。

她叫宁可，刚刚从南方来到北京求学。出了大厅，她停下脚步，心情复杂地环顾四周。

“宁可，宁可！”

宁可循声望去，见到杜松正在人群中向她挥舞着手臂，“嗨！”宁可一边挥手回应着，一边快步向杜松走去。

“宁可，一路辛苦了吧？来来来，快上车！”杜松热情地接过皮箱，钻进了身边的一辆桑塔纳中，宁可也跟着钻了进去，杜松指着司机座上的一位小伙子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司机小吴，为了来接你，今天下午特意没有安排采访。”

小吴转过头来，给了宁可一个毫无保留的笑容：“欢迎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吴哥，谢谢你，杜老！”宁可感动地说着，出门时的不快、旅途的劳顿和对北京的那一丝丝疑虑立即便烟消云散了。杜松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资深记者，五十多岁了，还保

持着年轻小伙子一样旺盛的精力和热情，宁可与他不过是一面之交，没想到他真的会亲自跑到机场来接她。

“宁可，真佩服你的勇气啊！到北京来求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会吃很多的苦，和在家里可就不一样了。”

“我不怕，杜老，来北京我就没有打算享受安逸的生活，我做好了吃苦的准备。”宁可坚定地说。

“好！”杜松赞许地看看宁可，“总之，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好了，要知道，我们中央台的人也有人情味儿！”

“嗯！”宁可冲杜松点点头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她不惯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，便扭头去看窗外，几年的时间，北京的变化真大呀！到处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一派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景象。

“北京，北京，经过那么多挣扎和努力，我终于置身于你的怀抱中了，而且，不是以一个匆匆过客的身份，我将在这里学习、生活至少一年的时间，甚至……永远！”宁可心中喃喃自语着，想微笑，眼睛却不争气地湿润了。

汽车向西郊方向疾驰而去，到达目的地——北京播音艺术学院时，已是晚上七点钟了，早已过了报到的时间。在杜松的帮助下，宁可住进了学校的招待所，然后，杜松请宁可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作洗尘接风，回到招待所时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。

“好好休息，明天早点儿去报到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与杜松和小吴挥手告别，宁可回到了房间，她打量了一下四周，两张床，两张小书桌，虽说简单，倒也雅洁可喜。

这就是北京！终于来到了北京！宁可坐在床上，用手一点点触摸着被褥、床单，内心里百感交集。

阳光透过窗户，斜斜地照在宁可脸上，似乎是承受不了阳光的重量，宁可的长睫毛颤动了一下，眼睛睁开了，她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一时没弄清楚自己究竟置身何处，但立即，她便清醒了：糟了，几点了？还要去报到呢！

宁可迅速翻身下床，一看表，还好，才七点，北方的天就是比南方亮得早。她松了一口气，还是用最快速度洗漱，化妆，最后换上了一套妈妈从香港带回的裙装，一袭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揽镜自照，倒也亭亭玉立，清新可人。宁可鼓励地冲自己笑笑，出门了。

到了主持系办公室，宁可怯生生地问道：“张畅老师在吗？我来报到。”

“哦，他不在，你呆会儿再来吧。”一位女老师回答道。

宁可略为有些失望地道声谢，便走到办公室外的一张石椅子上坐着等，不曾想，一等就到了中午，宁可肚子“叽里咕噜”地叫起来，才想起一早到现在还唱着“空城计”呢，“看样子老师上午是不会来了。”宁可恹恹地起身，到招待所把房间退了，提着皮箱去小卖部买了一个面包，又来到石椅子上继续等。

下午三点，老师总算是来了，宁可报了到，便去财务处交钱，眼看着一万二千元“哗哗”流进了别人的腰包，宁可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心痛：毕竟，这都是她一点一滴挣来的呀！一万二千元，她要配多少音，要做多少个片子呀！就这样……唉，管它的，智力投资嘛，值！

提着皮箱，宁可又走东串西地办理有关的手续，好一番折腾，总算来到了宿舍楼，管楼的老师是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儿，他对宁可说：“你分配在 319 房间。”

“谢谢!”宁可拖着箱子,抱着新领的被子褥子,磕磕绊绊地往前走,好不容易来到319门口,她一推门:好家伙,总共十来平米的空间,放了六张床,中间还有两张长桌子,门边的角落还堆满了水瓶、脸盆等物件,从地面到空间,每一个地方都被利用了起来。

宁可正发愣呢,屋里几个女孩眼光已齐刷刷地投在她身上。

“你找谁?”靠窗坐着的一个女孩颇不友善地问道。

“哦,我是刚来的,分到这个宿舍。”宁可抱歉地笑笑,也不知抱歉个什么。

“没有床位了,你找别的宿舍吧!”那个女孩不耐烦地摆摆手。

“哦?”宁可愕然。一同前来的门卫阿姨一把将宁可推开,指着那女孩说:“赵艳,别太霸道了,你上铺不是空着吗?把你的箱子搬下来塞到床底下去,让别人住。”

阿姨走了,宁可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去,与正在往下搬箱子的赵艳打了个照面。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:人高马大,足有近一米七,身胚壮实得像个举重运动员,大脸,五官很平淡,皮肤倒还白净,可惜挂了一脸的霜。宁可友好地冲她笑笑,对方却狠狠瞪了她一眼。宁可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过,她不解地看了赵艳一眼,有些莫名其妙。

宁可默默地铺床,不再言语。还好,赵艳把箱子放好,便用一种很权威的语气宣布:“我回家了,星期一再来。”

“大姐再见!”同屋的另外几个女孩讨好地说,赵艳摔门而出。听到门“砰”地一声响,宁可心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。

赵艳一走,那几个女孩立即活跃起来,一个女孩跑到宁可

身边，热情地说：“我来帮你铺吧，我叫王雪。”宁可转过头来，接触到了一对笑意盈盈的眸子，这是她来到表演主持学院后看到的第一张真诚的笑脸，不由感到一阵温暖。

“谢谢你，不用了。”宁可柔声说，报以温婉的一笑。

把床铺好，王雪开始介绍另外几位室友和宁可认识：那位长头发，有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女孩叫李若鄢，名如其人，有着浓郁的书卷味儿，很耐看；余健是个东北姑娘，齐耳短发，胖胖的，皮肤很黑很糙，五官似乎尚可，但整个人十分土气；张林是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妹子，长相一般，很憨厚的样子，似乎心眼不多。

“大家好，我叫宁可，今后请各位多关照。”宁可微笑着——和大伙儿打着招呼。看来除了赵艳，其他人都还不是太难相处。尤其是王雪，热心极了，“走啊走啊，我带你去食堂。”搂住宁可的肩就走。

王雪才十九岁，是个非常天真活泼的女孩子，一路上叽叽呱呱说个不停，把宿舍的情况几乎说了个遍。这个宿舍全是成人班的学生，年龄不同，所学专业也各异，李若鄢和赵艳一个班，余健、王雪和宁可一个班，张林单独在一个班。

宁可有些不解地问道：“怎么那个赵艳，她好像……不高兴？”

“那是啊，她的东西特别多，本来放在上铺，你一来，她箱子没地儿搁了，能高兴吗？”王雪说：“对了，赵艳年龄最大，今年都26岁了，是宿舍的大姐，咱们什么都要听她的，否则她会生气。”

“哦，还有这样的事？一个宿舍的人都是平等的呀，什么谁听谁的？”宁可感到好笑。

“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她做过生意，出过国，老公现在又在北京开公司，经常开了车来接她，可‘牛’了！余健她们都可崇拜她了，所以你最好别去招惹她，啊？”王雪眨巴着大眼睛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好吧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离她远点儿就是了。”宁可说着，无所谓地耸耸肩，她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从不愿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谁争执，身边似乎也从没遇到过特别刁钻霸道的人，所以从来没和谁发生过矛盾。王雪的提醒她并没有在意，不好相处嘛，最多避而远之就行了。

晚上，宁可生平第一次爬上了上铺，床铺很窄，勉强可容身，要翻个身似乎都嫌困难。宁可平躺在床上，一天的奔波使她四肢都绵软无力，然而，她的眼睛却大睁着，了无睡意。

好了，终于算是安顿下来了，宁可如释重负地想着，有一种模糊的喜悦在心头弥漫开去，是的，不管怎么说，自己总算坚持着迈出了第一步，那么，以后，北京将以什么来迎接自己呢？

星期一的早晨。

苏培昕怀抱一摞书，和同宿舍的张伟一起步履轻快地朝教室走去。九月的北京，秋高气爽，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和行人身上投下斑驳的阴影，苏培昕微微眯缝着眼睛，感受清风拂面的和煦温柔，心情就和这天气一样：碧空如洗，

万里无云。

苏培昕是一个长相斯文清秀的男孩子，大约二十六、七岁的年纪。个子不算高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上去很有书卷味儿，很儒雅的样子。一枚白底红字的校徽醒目地别在他那件浅绿色西服的衣领上，“北京播音艺术学院”几个字样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看得出，这枚校徽的主人很为自己的新身份感到骄傲。

“唉，培昕，”张伟捅捅苏培昕的胳膊，兴奋地说：“咱们表演主持学院可是号称‘美女如云’啊，呆会儿的诗歌朗诵会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有多少美女。”

“嗨，关心这干嘛？”培昕颇为不屑地说：“重要的是看看分到哪个小课老师组里，咱们既然千辛万苦地考到这儿来了，就应该把专业学好，美女嘛，今后多得是！”

“行了行了，瞧你能耐的？谁不知你专业考了你们全省第一，文化又是咱班的状元？何苦这么清高？”张伟悻悻然说道，颇为不快。

“好好，但愿天下所有美色尽收你老兄眼底，行了吧？”苏培昕微微翘起嘴角笑了，看起来有些自负，“快走，这第一堂课可别就迟到了。”

“诗歌朗诵会”结束后，苏培昕如愿以偿地分到一位德高望重、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组里，并当选为专业小课代表。一切都好兆头！他不禁暗自庆幸。

坐在小课教室的一隅，苏培昕斜抱着双手，看着他这个小组的同学，个个兴高采烈、神采飞扬。是啊，谦逊如他，含蓄如他，心中的感觉亦是志得意满的，别人又怎么会没有几分骄

傲和优越感呢？毕竟，这是声名赫赫的播音艺术学院啊！

苏培听颇为自嘲地摇摇头，笑着自己的张狂。哦，不，有一个穿纯黑毛衣的女孩儿不在此之列，她挤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当中，很安静很乖巧，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苏培听拿着一个本子，逐一登记他的组员们的姓名、籍贯和宿舍号。到了那个女孩面前，他公事公办地问道：

“你的名字？”

“宁可。”那女孩抬起眼睛看了培听一眼，轻声作答。

“籍贯呢？”

“山城市。”

山城市？太熟悉了，那是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区，培听的舅舅就曾在那里工作、生活了十年之久，所以，那个地名对苏培听来说有着一一种别样的亲切。

苏培听不由仔细地看了宁可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宁可感受到这份友好，也笑了笑，培听便走开去登记下一位同学的姓名了。

晚上，苏培听在水房灌好了一瓶水，刚出水房门，便看到两、三个女孩提着暖瓶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地走过来，其中一个长发披肩，穿着一件T恤衫和牛仔裤，赫然便是宁可。她不知和同伴说着些什么，笑得前仰后合、东倒西歪的样子，快乐极了。

“嗨，你好！”培听愉快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你是……”宁可迟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眼珠转了转，想起了他是谁，“哦，是你，课代表，苏一培一听！”一个明媚的、毫无保留的笑容在她脸上绽开。

“打水还这么开心呀？”培听宽厚地一笑：“好，你们去吧，

我先回家了。”

“家……你回家？”宁可愣了一下，立即反应过来，“哎呀，那哪能叫‘家’呀！学生宿舍，记住了吗？只能叫作学生宿舍！”

培昕好脾气地笑了笑，不知说什么，便转身走开了，走出几步，他回过头去，正巧宁可也转过脸，两人目光对了个正着。宁可似乎微微怔了一下，然后冲培昕极洒脱地一摆手，便和同伴继续嘻嘻哈哈、推推搡搡地朝水房走去，那快乐的笑声隐隐约约地飘进培昕的耳朵里。

一个快乐的，无忧无虑的小女孩！是的，看她的模样，顶多不会超过二十二岁！多么纯真可爱的小女孩啊！培昕想着，不知怎么地，心中竟有了一抹类似于感动的情绪。

805 宿舍里。

赵艳从包里拿出了一塑料袋麻花，递给众人：“诺，你姐夫给你们买的，吃吧！”

“哇，谢谢大姐。”几个女孩子一拥而上，嘻嘻哈哈地抓起麻花往嘴里送。

“大姐可真好，每次从城里回来都给我们带吃的，大姐万岁！”王雪一边吃，一边滑稽地振臂高呼。

赵艳得意地抿着嘴笑了，显然她已在这宿舍中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，她对自己目前的“身份”很满意。

“砰”门开了，宁可拎着一个大购物袋进来了，“嗨，大家好！”她微笑着和大伙儿打着招呼。

“哎，宁可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死我们了！”王雪高兴地迎上前去，亲热地搂住宁可的肩。

